

卷四十三

龍圖公案卷之一

阿彌陀佛講和

話說德府孝感縣有一秀才姓許名獻忠年方十八生得眉清目秀丰
 神俊雅潔門有一屠戶蕭輔漢有一女兒名淑五年十七歲甚有姿色每
 日在樓上綉花其樓近路常見許主行過兩下相看各有相愛的意時日
 積久遂通言笑許生以言就之女即微笑道肯其夜許生以樓梯暗引
 上去与蕭携手蘭房情交意美及至鷄鳴許主欲歸暗約夜間又來淑五
 道倚梯恐夜間有人經過看見不便我今備一員木在樓枋上將白
 布一員木半垂樓下汝夜間只將手緊抱白布我在樓上吊扯上
 來豈不美許生喜悅不勝至夜果依計而行如此往來半年鄰舍頗知
 只滿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樓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



書名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
 年瀋陽成文信記刊本
 撰者 明 闕名 撰
 卷 卷四十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系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編號 D86210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龍圖公案六卷 光緒十八年瀋陽成文信記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龍

音

公

案

卷四十四止



連皮廿二頁



詞

詩

日短天寒更漏長

佳人獨宿臥牙床

銀缸對牕無人伴

冷被空床陣陣涼

朔風凜冽江河凍

瑞氣飄揚梅花香

大地江山如銀砌

萬里乾坤似粉妝

昨朝話表俛繼祖全俛忠听了孔家娘子哭訴情由他應允替
寫冤狀他一畢走路暗自思想若捉獲馬強飛輕舉妄動之事
必當是親眼目睹訪聞得寔才能動手既要與國除賊就當是
青龍與白虎相迎彼此吉凶不保將生死復與肚外

填王庄

出了馬強賊惡填

這不就

京動了赤心報國的臣

改扮作

落科舉子去稔訪

代領着

家下僥忠老僕人

應許下

要替孔家寫冤狀

走不遠

見座酒肆面前存

僥繼祖

借坐忙把冤狀寫

寫完畢

主朴倆個飲盃巡

命僥忠

速送那狀莫遲悞

到孔宅

你對那娘子把話說明

千萬的

要把這個冤狀遞

好荅救

他的女兒孔鳳英

我這里

獨自去遊觀音院

偕倆個

明朝一定要訪惡堪人

且不言

清官要想除惡堪

听正那

鐵面无私的包大人

且言這日色爺下朝才然進書房落作只見色與前來回稟

說山東有一角上行文書有本處守脩解送欽犯一名前來回

稟說當下大人看過文書外有一封安啟原來是蔣平的稟帖

言此人不可輕放求大人嚴審又稟拿獲花蝴蝶不日全執章

來京叩見大人一切的詳細話語不必明言

這相爺

看罢稟帖前後的話

忙吩咐

伺候點班把堂升

重多人

聞听個個不怠慢

立時的

擊鼓敲梆喊連聲

外面的

解官忙把欽犯代

這賊人

一見他把顏色更

吓的他

兩眼不住在右看

原來是

開封府堂威

與全重

點堂時

就有四個劍子手

兩個人

提刀兩個人提繩

生成的

粗眉大眼多威武

果然是

如狼似虎一般全

再看那

王馬張趙人四個

一個個

戰定兩榜分西東

這個賊

他一見吓的筋骨軟

就便他

天大的胆子子也不敢提刑

且說徐黑虎見此光景就吓的骨軟筋酥胆战心頭亂跳无柰

何他跪在堂上上也不敢仰視低頭自思只听的犬人問道說那汗

子你被何人所使要那小兒心肝作何使用只要你一一從寔

招來免得你皮肉受苦

包相爺

公堂以上往下便罵

罵一聲

賊人你且細听明

你的那

家住那州並那縣

你是那

什麼庄村什姓名

你可是

何人所使從寔講

盜這些

小兒心肝主甚情

你若

假粧痴迷不招認

准備着

皮肉遭殃受大刑

徐黑虎

聞听大人将他問

他这里

渾身亂抖战京京

這個賊

跪扒半步將頭叩

他把那

青天大人叫几聲

我的

姓徐名叫徐黑虎

祖居在

潮北之地襄陽城

我本是

趙王手下旂牌使

還有個

自行投到蔡世雄

自從那

世雄投到趙王府

他獻上

治國安邦的寶宗

第一伴

修造高樓十三尺

樓上邊

鎮壓着一個定國瓶

今歲時

此寶鎮在高樓上

一，一定是

襄陽與旺這大傾宗

他說是

今年鎮壓安排定

到明春

選擇吉日動刀兵

蔡世雄

奏明趙王他用物此

為的是

明年必用聚魂瓶

因此上

總把小免的心盜肝

襄陽王

派我我不敢不行

我本是

奉王之命蓋不由

在鎮上

旅店之中露了形

求大人

貴手高抬饒性命

望求爺

不當殺生當放生

我小人

在相爺跟前批稟

這都是

內里包藏肺腑情

徐黑虎

訴罢这一文的話

到把個

正真的包公吃京

这事兒

一面之詞難啟奏

並未見

真脏寔批不敢兵動

暫時間

且把賊人收入獄

久以後

訪准了寔情對供

這大人

眉頭搭上三黃鎖

他胸中

无故累起万年兵

將欽犯

差人急速收入獄

退大堂

相爺回后到書房

命包典

去把公孫與展爺請

不多時

文武二士把相諭

且說相爺見了二人就把徐黑虎的口供告訴二人一遍公孫策身打一躬口稱太師此事非同兒戲說趙王又係天子的族叔万不敢奏明若依卑職的愚見可以善全一年從前太師上本將貴陽長沙信陽這西湖的文武官員但各提調也有修職的細想這几員文武必不與趙王全心故尔離任這如今又命甘天成在信陽上任看起來新任職員俱是一黨莫若大人还把就任調回新員離任使趙王去了牙爪他也就不敢生端此為善全不知相爺意下如何

包相爺 細想這 襄陽王爺心不正 他口内无言自思尋 皆因是

内外自有得意的人 明丈着 赫狼山中重賊寇

朝内中 還有馬忠與龐文 還有那

西湖文武皆一体 他才敢 穩坐襄陽起反心

這件事 必須善全去 牙灰 還須是

他自後悔前非改好心 倘若 痴迷之間不醒悟

那時節 再去行兵把城屯 這位爺

想罢主意安排已 眼望着 玉猫展爺把話云

且說包爺問一聲此計雖是上策怎奈還須是覓訪明白襄陽城的准信在作道理展下說此計只諱是訪明了襄陽之事倘若改惡從善免動刀兵之事若被卑人愚見命一人探听虛

寔回來再為打算大人說这事再為計議且不言色翁有個雅
脩再言倪繼祖這日出門全定倪忠扮作個算命的先生竟奔
填王庄而來

倪太守

扮作舉子來私訪

還有個

倪忠老仆隨後跟

主與僕

竟透填王庄的路

主僕倆

途中並無別的講

不多時

前行來到庄村外

這矣臣

舉目抬頭細細觀

但見那

路北有座大宅院

款式兒

廣梁大門一色新

大門內

點立之人无其數

一個個

又說又笑有精神

看樣兒

進是此個虞候美

則見他

怒目橫眉似凶神

這矣臣

才然迈步往前走

有一個

惡奴向前把話云

且說倪繼祖走進庄村正往四下裡觀看但見從那廣梁門內
走出一人却是虞候的美式生成的立目橫眉凶惡难看走至
了先生的跟前開言說是慢行小可領教

主僕倆

進村正自往前走

耳內中

聞听有人把話云

他說是

先生慢行我領教

这里我

要請先生到宅門

我家爺

這几日我要談談相

代我去

回稟家爺他一声

倪繼祖

說尊駕請便我這

專候着

爺上回轉我听命

但則見

惡奴回身他進門去

到書房

稟見馬強作惡人的

且說這個惡奴名子馬勇自從那日討取賬目回來店中打共倪

爺他在店中這共這惡奴打听這是貴陽新任知府故此見過一

面今日事逢湊巧偏遇此人在家他一眼看見了倪繼祖這惡

奴明明的認視他是新任太守倪繼祖這位老爺為何如此打

扮又進垣王庄村想必是查訪我家爺的過犯素日的行為如

何他是善者不來來者就不善想他既來此地必不好意常言

道的好光根不吃眼前亏二人相聞先下手的為強莫若回明

千歲將他誣入家廢了他的性命使他金風未動蟬仙竟暗算

无常死不知

賊惡奴

思思想想往前走

他急忙

迈步番身走進門

你看他

穿宅過院往里走

去見那

作惡行凶垣道人

他這里

忙行正走抬頭看

現見那

書房不遠面前存

進書房

迎面遇着馬千歲

他這里

单腿一跪把千尊

今日里

小人无事門前跪

遇見了

一庄奇事稟爺聞

今日里

新到任的倪太守

他竟是

禍福无門自己尋

他竟敢

假扮舉子來算命

到村中

訪察千歲素為人

因此上

小的誑他門外等

特來此

見過千歲把主意

這馬強

一聞惡奴這些話

氣的他

手拈罔須把話云

且說馬強聞听這話只氣的三魂亂跳七魄飛空手拈罔須叫聲馬勇你從來再無有錯會他是什麼太守不太守今日他既然尋死你就問他一行各人俱引入府中打在水牢之內免生後患馬勇聞听這話就如得了聖旨一般急來到外邊双拳一舉說家爺有請不知後來吉凶如何下回分解

春夏秋冬四季分

風花雪月助詩人

琴棋書画良朋意

松竹梅蘭契友心

話說馬勇來至門外約請假舉子倪繼祖同倪忠進入府中走至大听以上但見兩邊的惡奴如狼似虎一般馬強在中間虎皮椅上面手拈罔須哈哈大笑問一聲倪繼祖你為何假扮落科舉子前來算命到我這堪王庄有何貴幹你不必藏頭露尾寔對你說罷你自來得怕你去不得有什麼言語你就寔拾也是一死你不肯寔拾馬千歲也不肯留你的性命你自己想罷再者寔對你說你放着天路走地獄無門你自尋你為何不言為何不語

倪繼祖

既來在這矮簷下

由不得

他眼下把頭來低

走向前

身打一躬稱千歲

我學生

本是姓李不姓倪

千歲爺

所問的這語我不懂

望求上

暫息雷霆請自思

我學生

只因落榜未得中

因此上

路中相卜為衣食

並不知

怎生得罪千歲駕

就便我

死在陰曹也是情

想必是

爺上貴使將人錯認

望求爺

請自三思問個寔

倪繼祖

再三哀告庭前站

只見那

馬勇前來把話言

馬勇說那汗子休推夢里我既拿你你若想逃生万万的

不能垢不管你是倪繼祖不是倪繼祖你竟隨我來罷說罷將

倪忠主仆拉出庭外竟送入水牢里面可憐主僕二人竟與陰

司一般寒風陣陣冷氣嗖嗖再不得見天日這且按下不表說

且言馬強以為得意滿宅之中无不知此事傳與夫人房中有

個髻鬟諸公當這髻鬟是誰正是孔鳳英只因搶他到馬府之

中可巧郭氏一見鳳英生的美貌馬強意欲作妾郭氏聞知將

鳳英收在一旁隨房使用這孔鳳英却是伶俐作一手好針線

夫人愛如環室以為貼己之人永不準馬強見面這日孔鳳英

聞知倪繼祖之事這髻鬟有意答就倪繼祖前番之時馬強有

一個表妹名叫王月娥這姑娘是父母双王又无兄弟可憐他

就投奔到馬強表兄家下誰知馬強是人面獸心他一心要將表妹收在房中誰之被夫人聞知才保住王月娥的貞潔後因此女也是談當遭難這日又遇馬強見面被夫人遇着他與馬強說話這夫人是一心的錯意立時將王月娥下入水牢之中每日差人命孔鳳英去送飯食鳳英銜起拿在手中一路思想進入水牢之中先將王月娥救出送至牆外逃生後至倪繼祖的獄中將話說明送他主僕逃生

矣良女

當下主意安排定

立一心的

要救太守出獄中

不多時

前行來到水牢內

見倪翁

就把情由說個明

進獄中

各處尋不着的太守

這家人

心下着忙京又京

无奈何

慢吐嬌音把倪翁

只听得

水面之中有人應

說道是

今番應當我命盡

大丈夫

既為國家不貪生

但只是

我今命尽值蒿草

可伶那

落難的佳人孔鳳

昨日里

我與孔宅寫寃狀

應許下

新官到任去遠呈狀

今日里

遭逢福事死在牢

有誰人

與孔宅雪寃把伸恨

倪繼祖

正自叨叨心間事的

這不就

痛坏了佳人孔鳳

問一声

倪翁太守在牢內

奴特來

荅救老爺出牢中

倪繼祖

聽說有人來荅救

他這里

起齒開言叫倪忠

老僕人

正自昏迷難乍正

忽听得

主人連連叫几聲

老家人

問聲主人有何吩咐

倪太守

叫聲倪忠仔細听

將才時

聞得有人將我叫

莫非是

今朝該當赴幽冥

他主僕

正自心中胡盤算

又听得

有人把倪爺叫一聲

他說是

太守不必耽京怕

奴本是

落難之人孔鳳英

今日里

舍命前來把爺救

為的是

早送太守出火坑

倪繼祖

听得佳人這句話

他這里

連忙開言問一聲

且說倪爺在牢內听明了佳人的來意才敢開言問一聲孔家

小姐你也是落難之人焉得來此荅救卑人只听孔鳳英叫聲

太守不必害怕奴特來荅救太守出牢不必遲悞早些出獄為

上說罢將倪爺主僕救上牢來原來此時這牢內却是无水他

二人見着孔鳳英是千恩万謝這佳人不敢怠慢叫聲倪爺不

要耽擱快些隨我來當下走出牢門佳人忙用梯子送他主僕

二人越牆逃走這話暫且不提单言孔鳳英送他主僕二人逃

出牆外他這才心中後怕自思賊人聞之豈肯干休也罢我想

人生在事終有一死莫若就在園玉月娥的水牢之中自縊身

亡免遭毒手當下他的主意安排已定竟奔王月娥的水牢中
去了孔鳳英走進里面弔下几点關心泪來他這才從腰中解
下汗巾一條就在樑上自尋无常正自上弔心下却还明白忽
听得從外面走進一人叫聲王小姐我特來救你走向前來不
明皂白背定孔鳳英盡命逃走

孔家女

雖然上弔他氣未斷

噫的他

心跳魂迷不敢聲作

這個人

為何前來把月娥

原來是

有個情由在內中存

他本是

拉賣館中的一寇賊

這個人

姓白他名字叫成玉

自那日

聞得這月娥遭了難

這個賊

就有主意在心中

他有心

偷此美女去進貢

將月娥

進奉趙王到襄陽

今日里

得便之時將牢進

要將這

美女進貢必加封

這也是

佳人不該恩梁死

才有這

張寇李代不遭凶

這玉成

背定佳人往前走

這佳人

無奈在他背上閉上雙

看天色

樵樓之上交三鼓

這賊人

不管高低路不平

他只雇

背着佳人上大路

忽聽得

松林之中大喊一聲

且說賊人正自背着佳人往前所走忽聽松林之內有人出來

手舉大棍大喊一聲說道行路之人將包袱留下饒你的性命
當下賊人將孔鳳英放下白玉成一閃身形迎上前去

賊玉成

放下佳人他迎上去

那個賊

手舉大棍往下楞

白玉成

一閃身形躲過去

他將那

賊人的杠子抄在手

那個賊

扭身邁步往回跑

後跟着

手舉大棍的白玉成

且說打杠子的前面飛跑後面的白玉成手舉大棍緊緊的跟
隨打杠子的正往前跑只見前來了一人這個打杠子的反道
喊斗救人後面有打杠子的趕來了恩人救命來的這人一聞
此言說你躲在一傍這人迎上前去那白玉成舉杠子望下就

打這人他用中的宝刀一鎗那杠子已成兩段白玉成轉身就
跑這人也不追赶只見那打杠子的走向前來千恩萬謝那行
路之人問道說尊駕為何寅夜行路被打杠子的追赶這一句
話尚未說完只聽有人說冤枉冤枉不知行路的是誰何人喊
冤且聽下回分解

詩山頭山路轉山崖

山客登山山外來

曰山里看山山景好

山花山杏滿山開

昨日語言行路之人原來是北俠歐陽春只因他在丁家堡聽
得倪繼祖在貴陽上任此人放心不下故此連夜趕至此處他
正與打杠子的問話忽聽有人說冤枉連打杠子的也不知是

誰喊冤他，說恩人我拿我的包果去歐陽春說你的包果現在何處這打杠子的是眼看著那人放下像個包果他還是一味的貪財說着走至跟前却是一個女子歐陽爺見是個女子他問起原故那女子說此人正是打杠子之人那跑去的一個却也不知他的姓名因奴自縊他自外而入口中說王小姐我來救你他竟自將奴家背至此地正遇比人在此劫路那人被壯士趕走這人却是真打杠子的當下北俠心內這才明白問一聲打杠子的你那色果呢那人無言歐陽春叫聲賊人還來哄我說罷手舉寶刀望下就落只見那人跪在地下說爺爺饒命我死一身不為緊要我家中現有七旬的老母無人侍養

歐陽春

聽說賊人有老母

他這里

心下才奪自思尋

黑夜間

似此佳人往何處送

且莫若

暫時寄在他的家

想罷時

開言復把賊人叫

我問你

姓字名誰那裡的人

這個賊

見問復又忙哀告

叫一聲

好汗爺爺且聽云

我小子

姓胡名說字表亂道

雖此間

一里之遙有家門

皆因是

衣食缺乏難度日

這如今

端打杠子我是歹人

今日里

惡貫滿盈遇尸驚

可伶我

愚魯無知是個人窮

望爺人

手下開恩饒狗身命

從今後

要想正事作好人

這小子

連連磕頭如搗蒜

但則見

北使開言把話云

說道是

你家既然離不遠

你全我

送此姑娘到你家門

且說歐陽爺叫一声姓胡的既是你家離此不遠今將這位姑

娘送至你家全你母親作伴明日自有人來迎接這胡說答應

他就在前邊引路

這小子

無奈之何前引路

後跟着

潛難的佳人孔鳳英

說什麼

男女有別是正禮

雇不得

鞋弓襪小隨後行

歐陽春

寸步不敢離左右

一路上

走着男女三個人

繞過了

一行小路往東走

走不遠

又過一座大樹林

出離了

樹林又路往南拐

原來有

一座柴扉小戶門

往前走

相隔門前數步遠

忽聽得

門內有人正罵人

他說是

該死的忘八令惱人

這是你

手拿杠子去劫人

你只雇

荒郊以外將人打

也不管

老娘獨自守門庭

若非是

奴家心中有主意

在家中

藥酒毒倒了倆個人

這胡說

聽得妻子將他罵

无奈何

暗使聲音說快來開門

且言這婦人聽見叫門說你竟回來了。我當你死在外面不回來了呢。這是打杠子呢。你把人打到家中了。還虧老娘有蒙汗藥酒。將二人毒倒。當等你来。偈好收拾。這倆個牛子。誰知你竟不回來。咧。這婦人他把話說完了。將門開放。他自當是他夫主一人回來。後面還有一個女子。又有一個面生之人生得十分醜陋。身穿紫衣。另人可怕。這婦人才然後悔。將才已經把那有的話。盡皆說出。這便如何是好。站在傍邊。等那男女走進屋中。歐陽春見坑上有一老一少。倆個人如死去的一般。這歐陽翁盡皆明白。叫一聲胡說。你取涼水一碗。快去取來。這個賊人聞聽不敢怠慢。速取涼水。送至跟前。歐陽春吩咐說。快將此

二人用涼水灌下。好了。我便饒你的性命。如他二人不能好。再作道理。當下胡說急忙取涼水一碗。立時灌入口內。那老者番身口中說道。好酒好酒。連忙扒起。站身形。睜眼一看。但見孔鳳英在此。這老者開說道。小姐恩人。為何到此。只見女子說道。老者。你是跟太守之人。為何來至此間。太守老爺何方去了。

老倪忠 聞聽姑娘將他來問 他這里
腹內才奪暗思量 猛抬頭 一眼望見北俠的面

細思量 莫非我倪忠歸了陰 走向前

見過歐陽行過禮

紫髯伯

慢向老僕把話來云

你的那

主人上任現在何處

却因何

此間剩了你一個人

若非是

某家悞心來至此

你的這

老命殘生定難存

將才時

你飲下他家的蒙酒為

所以你

睡卧此間似啞人

這句話

吓得老僕他渾身抖

他這才

對着歐陽把就理云

且說倪忠叫一聲這位爺若問我家主人之事比乃是老奴該死自從那日到任後我主僕改扮形庄外面私訪頭一日就遇着孔小姐之事他母親哭訴情由我主人替寫寃狀到次日我主僕二人親至霸王庄訪查馬強的行爲真是事逢湊巧正遇着他一箇惡奴名喚馬勇我家老爺在店中打尖之時他曾見

過一面因此他認得是新任太守倪繼祖他攔住我的主人的

去路他進內回稟了馬強他又出來將我主僕誑至他家推入水牢之內我主僕的命在旦夕多虧這位姑娘相救送我主僕越牆而出已至村外竟自失群迷路竟也不知主人的言凶二字是我來至此間借宿這位娘子與我一盅酒吃誰知飲去就睡在此間若非老爺來至此地小的之命一定休矣

歐陽爺

聽得倪忠前後的話

他心中

暗自着忙吃一驚

倪繼祖

出離水牢失迷路

細思量

他少主言來多主凶

必當是

某家立時去打探

無奈何

又有姑娘孔鳳英

若說是

留他在此非是吉地

又不能

男女如何一路行

他這裡

前思後想无主意

无奈何

半晌開言叫声倪忠

你如今

主意要往何方去

我還得

霸王座上走一程

怎奈這

姑娘今晚歸於何處

到叫我

心下為難好儿層

歐陽春

這句言詞還未畢

老僕人

起齒開言他把爺稱

爺說是

姑娘无有安身處

我這裡

到有個主意稟爺

老主母

前來隨任未歸衙內

離不遠

住在尼僧古廟中

我倪忠

願送姑娘歸廟去

他婆媳

暫且居住在菴院中

老倪忠

悞心之中說錯話

羞的那

孔家的姑娘面通紅

歐陽春

他一聞此言心中喜

細思想

婚姻二字是前生

北俠爺

問一聲倪忠聽我講

你主人

婚姻之事可曾定成

倪忠說

主人的妻室尚未定

歐陽春

聽說暗喜在他心中

叫倪忠

聽我告訴對你言講

你若是

見你主母細細的云

你把這

某與你兩言之話講

你将我此言訴說明

歐陽春說倪忠你把小姐送在廟中你對老太君言明就說這

佳人是與俺爺定下婚姻也是前緣有分此人又是你主人
救命的恩人此親更該當作擇定良辰過門乃天作之合我再
霸王庄上探聽你主人的下落未知如何且下回分解

詩惡意馬強起反心

為國忠良復被擒

太守受刑囚獄內

三救繼祖歐陽春

昨朝話表歐陽春命俺忠送孔家姑娘至尼姑庵與俺母仝居
候俺繼祖回歸擇日完婚不言俺忠去後且言那歹人胡說見
歐陽春如此利害這小子不敢多言又見坑上的後生醒來這
歐陽春問道那男子取上你的行李早早歸家你今日兩世為
人此乃是你自己貪盃之過那人千恩萬謝拿上包果竟自歸
家這里北俠又將他夫妻教訓一番也自起身而去這且慢表
且說太守倪爺自從孔鳳英救他出牢之後他主僕失路_迷至個
自失散那倪忠亦有下落單言太守難辨東西南北竟自站着